

6月初的一天,甘肃省永昌县河西堡镇黄家泉村东头的侯兰英大娘家里,像办喜事一样热闹。院子里,小孩子们睁大双眼,好奇地看着侯大娘与我们这几位他们不曾见过的客人握手、拥抱,看到我们彼此眼中都闪着泪花。39年过去,我和几名老战友及他们的家属,从西安、深圳、平顶山等地汇集于此,专程来看望侯大娘,看望我们心中这位慈祥可敬的母亲。

讲述·老兵心语

不负戎装 坚毅前行

赵炜

我和郭连长及其他几位战友才统一了时间去看望侯大娘。由于时间久远,我们托当地战友打听侯大娘家的近况,得知张大伯2009年就走了,他们的长子和三儿子前些年也病故了。不过,侯大娘身体尚好,平日住在村里,天气冷了就去城里跟孩子们住。

那一天,我们起了个大早,登上从兰州开往金昌的火车。一路上我思绪万千,想起在甘肃8年的军旅生活,想到住在侯大娘家近3个月的一幕幕往事,想到人与人之间之间的无价真情……出了火车站,侯大娘的孙子接上我们来到停车场。嘿!两台高档商务车,好气派。他们家如今的日子真是今非昔比了。

侯大娘得知郭连长和我要来,半个月前就回到了村里。她的晚辈四代人二十多口,那一天也都回来了,大娘家院门外一下子停了六七台轿车。侯大娘站在院门口,微笑着看着我们,我快步上前拥抱大娘,叫声“大娘,您好”,鼻子顿时酸酸的。大娘拉着我的手进了主屋,这是我和郭连长住过的屋子,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墙上挂着大伯的遗像,让人顿生感伤。大娘备好了樱桃、杏等水果,还有一大盒煮馒头。我们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伸手掰着馒头就吃起来,大娘看着很是开心。不一会儿,大娘的媳妇们就端来了汤面条,每人一大碗。

下午,我们几位战友一直陪着大娘聊天。大娘拉着我和郭连长的手不放,说着说着就不停地掉眼泪,郭连长和我也陪着一起掉眼泪。过了一会,大娘的三媳妇进来,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袋里用纸包着什么。打开一看,我们着实吃了一惊。那是20多张照片,有当年我们连部与大娘一家人照的全家福,还有我们的单人照。我的单人照有3张,是大娘当年来武威看望我们时,我送给大娘留作纪念的。39年过去,大娘一直珍藏着这些照片,没一点褶皱,没半点泛黄。她是在保存她与我们的情谊,保存她对人民子弟兵的念想与期望。

快乐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下午5点左右,我们觉得该和侯大娘告别了,可大娘的大嫂说他们买了一只羊回来,正在锅里炖着呢,晚上要招待大家。晚餐时,院子中间并排摆着3张长条饭桌,两大盆羊肉土豆端上了桌。大娘坐在上座,我们轮番给大娘敬酒。大娘家人口多,加上村里一些相熟的老乡,桌子不够大,凳子不够坐,大家就有的坐着吃,有的站着吃,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叙旧、交流、祝福的话语和亲切的笑声,一直在小院里回荡。

告别终将到来。照完合影,我走到大娘身边说:“大娘,让我再抱抱您。”落日余晖金灿灿的,晚风习习吹来,让人浑身舒暢。

再见了,黄家泉村的乡亲们!再见了,慈祥可敬的侯大娘!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看望您!

(照片由作者提供,制图:张锐)

魂牵梦萦黄家泉

■余大浩

驻训·互爱

1976年,我所在的武汉军区独立师成建制调防兰州军区,师部驻甘肃武威。我们师1979年扩编,当年2月组建侦察连,我从师政治部组织科干事调任侦察连指导员,与连长郭松海搭档,开始了一段在基层连队摸爬滚打的淬火岁月。

1980年夏天,我连参加完军里组织的一次实兵演习后,来到河西堡人民公社宗家庄大队黄家泉二队驻训,我们习惯称之为黄家泉村。

黄家泉村不大,院落比较分散,全村几百口人。尽管那时生活困苦,但乡亲们依然保有对美的追求,家家户户的院子或大或小,都在院中砌了一个花坛种月季,从春天直到秋天,月季每月开花一次,飘着阵阵花香。那时村里照明用煤油灯,用水则靠天,全村只有一口水塘蓄水,人畜共用。到了冬天水结冰,只能在水塘边把冰敲开,一瓢一瓢舀水上来。我们与乡亲们共用这一池水,用明矾沉淀消毒,也常送明矾给乡亲们使用。乡亲们最难的是粮食不够吃,我们军人有定量供应,外出训练体力消耗大,超过供应可以向上申请补贴,可乡亲们吃顿白馍、汤面条就是好饭了。

黄家泉村的乡亲们淳朴、耿直、善良,村里也有革命传统,听村里老一辈人讲,当年村里住过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我们连到这里驻训,受到了村民们的热情欢迎,我们的歌声、操练声、口号声,也给村里平添了几分热闹。

我们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拿上厕所来说,村里没有公共厕所,老乡们都是在院外搭一个露天小屋,用几根木条子钉在一起挡门。我们规定进去解手要解下腰裤挂在门外,不得有半点马虎。连队训练十分紧张,特别是在戈壁滩上摔打,一天下来把人累得要趴下,但给乡亲们做好事谁都不甘落后,坚持每天做到房东家院子净、水缸满,还经常帮他们起羊圈、垫羊圈。我们给村里带来最大的改观,是全连利用几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肩挑手抬,帮着把原来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的村道修整好了。

还有一次,连队正在训练,暴雨突至。郭连长一声令下,带领大家跑步赶到晒麦场,和乡亲们一道把麦子收起来。宗家庄大队和黄家泉村的干部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专门向我们致谢。

慈母·情深

第一次与侯大娘见面,是我们到达黄家泉村那天。我们早上从酒泉乘火车,下车后再步行四五公里,到黄家泉村时已是凌晨两点。连部设在侯大娘家,大娘已掌灯等候,还给我们泡好一大壶茶。



图①:1980年,作者与战友在黄家泉村驻训时,与侯兰英一家合影留念。

图②:作者与侯兰英。

图③:作者(右一)与战友看望侯兰英。



大娘家里有8口人,大伯张锐,五十多岁,质朴、实在,不大爱说话,典型的西北老汉,高原的风霜和生活的重担在他脸上刻下深深的印痕,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大娘侯兰英,四十五岁上下,个子不高,剪着短发,穿着整洁利落,说话不紧不慢,脸上总带着微笑。他们有5个儿子,大儿子在生产队当干部,二儿子当兵,其余3个年纪都还小。

侯大娘善持家,厨艺也好。最让我难忘的,是她对我们慈母般的关爱。尽管自家粮食不够吃,侯大娘还是想办法蒸馒头、做面条、煮鸡蛋、蒸土豆、熬小米粥送给我们吃,我们如果不收,她会很不高兴。

一天晚饭后,郭连长看见侯大娘还在厨房忙着。只见她舀了碗水倒进锅里,把粘在锅沿上的小米粒刮进锅里煮了煮,装碗里喝了。目睹这一幕的郭连长赶紧离开,进屋后悄悄告诉我,我俩眼里都噙着泪水,相对无言。侯大娘就像那个年代所有慈爱的母亲一样,宁可自己忍饥挨饿也要照顾好我们,她是真把我们当成她自己的孩子呀。

那个年代人们对物质追求不多,以心相交,一点好事都记心里。这一次再访黄家泉村,侯大娘的孙子给我们讲了一件。他听奶奶说过,当年司务长王基开始给大娘家送来一些鱼罐头、苹果和西瓜,吃鱼罐头时他们把鱼骨头嚼烂咽下了,吃苹果时苹果核也不舍得扔,大娘的四儿子吃西瓜时把瓜皮全吃完了。奶奶说,这些当兵的也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他们舍得给我们送好吃的,我们要记住。这件事我们早忘了,侯大娘却用来教育孙辈。其实,真正受教育的是我们。

那时我们在黄家泉村驻训了两个多月。回营那天早上,早饭后全连列队集合,侯大娘全家都出来了,村干部和乡亲们也都来了。郭连长代表全连官兵感谢乡亲们两个多月来的支持和关爱。他刚讲完,乡亲们就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地往大家的挎包里塞煮鸡蛋、蒸土豆,很多乡亲和我们干部、战士都流下不舍的眼泪。

探亲·感恩

1981年4月,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连部接到师部大院门岗哨兵的电话,说有几位河西堡的大娘来侦察连探亲。我立刻想到是侯大娘她们来了,郭连长一听,二话不说立刻开上三辆摩托车赶到大院门口,把大娘们接到连部。和侯大娘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位房东大娘。她们刚坐下,就拿出自己亲手缝制的礼物——针线包,里面装着针、线和顶针。那是那个年代很多地方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送给军人最高规格的礼物。当年我师调防甘肃时,甘肃省委省政府给全连干部战士每人赠送的就是针线包。

3位大娘都是第一次进军营,她们是代表黄家泉村的乡亲们来的。侯大娘的二儿子张崇军那时已入伍5年了,可侯大娘一次也没去部队看过自己的儿子,却来看望我们,让我们很感动。要知道,3位大娘从河西堡乘火车到武威,车程80多公里,车票要5角钱,从武威火车站到我们师部大院也要好几公里,坐公交车也要花钱,她们路上辛苦不说,还要自己花钱买票,即便是一两块钱,农家凑起来也不容易。

得知大娘们“不期而至”,连队官兵纷纷跑来连部向大娘们致敬问好。司务长王基见到大娘们,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跑去炊事班亲自掌勺,给3位大娘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3位大娘执意要先到各班排看看大家,说要再给战士们拆洗被子,补补衣服。由于师部大院营房紧张,侦察连是新组建连队,住的院子最早是西北军军阀圈马的地方,后来是解放军炮兵学校的军需仓库,房子比较破旧,墙上裂缝透风,屋顶到处漏水,连队住进来后还没找到机会修缮,大娘们看着很是心疼。她们原本提出就住在连里,但我们哪里忍心?我特地找到司令部管理科,请他们帮忙安排3位大娘住进招待所,她们在我们的挽留住下了3天。

思念·重逢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慢慢地,侦察连的战士们先后转业复员离开了部队,但我和郭连长对侯大娘一直挂怀,思念不已。2011年秋末的一天夜里,我突然做了一个梦,梦里回到侯大娘家,所有的一切和当年一模一样,但大娘和她的家人一个也没见到。我一急之下就醒了,没了睡意,侯大娘和她全家人对我们的关爱一点点涌上心头,想着想着,眼睛湿润起来。早上起来,我把这个梦说给妻子听,她说你肯定是想大娘了。我又打电话给郭连长,他一听就直说怪了,我最近也做了同样的梦。我们都觉得,是该找时间去看看侯大娘了。

然而,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今年6月,

从绿色军营走向绿色田野

■本报记者 孙兴维

老兵新貌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人生历程,徐亚波会选择“拼搏”。5年的军旅生涯,锻造了他能吃苦耐劳、敢拼搏、不服输的坚强性格,也成为他退役后闯出一片天地的力量源泉。

2004年退伍后,徐亚波从甘肃来到北京打拼,几经磨砺,创办了一家农产品和农业技术推广公司。创业初期,困难接踵而至,但曾在军营淬炼过的徐亚波不怕苦累,身影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为的是掌握第一手情况。2015年3月,公司合作农户养殖的油鸡项目刚有起色,禽流感疫情却爆发,鸡肉、鸡蛋卖不出去。徐亚波迅速出招,请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到基地宣讲科学防治禽流感的知识,做好安全防护,并请客户到现场查看油鸡的安全饲养环境,打消他们的疑虑,公司也平稳度过了危机。

“部队生活是我一辈子的财富,对于军营和战友,我始终怀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很多退役军人有创业梦想,但没有专业技术和经验,帮助他们发挥当地的农产品资源优势,带动他们实现创业就业、共同富裕,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徐亚波看来,虽然自己离开军营多年,但军人的担当和情怀不能忘,为

人民服务的誓言不能忘,对战友的情谊更不能忘。

两年前,张云涛从部队转业后,投身特色果品种植产业。在他的精心培育下,他的产业园种植的无花果被中国有机生态产业联盟评为推荐产品。但张云涛也有烦恼,无花果在国内水果市场属于小众品种,消费者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不高,迟迟打不开市场。此时,徐亚波伸出援手,将自己公司的一个商标无偿授权给张云涛使用,同时帮助他设计包装、寻找销路,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让张云涛产业园种植的无花果基本走上产销良性循环的道路。

云南藏族军嫂斯娜卓玛种植了几百亩优质藜麦,却苦于找不到销路。焦虑万分的斯娜卓玛通过朋友找到徐亚波,徐亚波帮她进行了线上线下立体推广,又协调农业科学院科研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帮助她开发藜麦深加工产品。销路打开后,斯娜卓玛加大了种植力度,成立了种植合作社,带动周边300余户社员进行种植,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近几年来,徐亚波的公司已帮扶自主创业的退役军人200余名,带动辐射5000多名群众共同富裕。从绿色军营到绿色田野,徐亚波以军人特有的气魄和胆识,立足农村、奉献农业,为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电影《武陵山上的星光》再现老兵施星灿平凡而崇高的一生——

那缕星光,照亮远山

■朱勇 张群富 本报特约记者 何武涛

一路艰辛走来,施星灿看到了大山里的贫穷与落后,也坚定了他扎根山区、服务利川的决心。1973年,施星灿被调到城关区财政所任所长。当时的财税工作除了收税外,更重要的是培植财源。根据城关区的实际,施星灿提出“高山发展烟叶,平坝发展果园”的税源建设思路。为了打消乡亲的疑虑,他说服妻子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钱帮老乡买烟草种子。1974年夏天,城关区的烟叶种植面积净增500多亩,当年新增税收20多万元。

在利川财税系统,许多人都知道施星灿是一名老兵,因为他常常穿着旧军服,戴着旧军帽。施星灿不仅把军装穿在身上,更“穿”在心里,一直保持着军人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1989年,他因病安装了心脏起搏器,按当时的医疗水平,起搏器电池的使用寿命不能超过8年。1998年,施星灿觉得起搏器电池还能正常使用,不愿更换新电池。考虑到他的生命安全,利川市国税局班子成员集体找到施星灿,给他做思想工作。他一看这么多人都来做工作就着了急:“这个电池还能用,节约一点是一点,节约的钱可以给更需要的人。”

“给您更换起搏器电池是组织的决定,作为一名老党员,您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听罢,他才决定再次手术更换电池。

心里容不下一丝私心杂念的施星灿,每次生病去医院开药,都尽量开最便宜的药。他总是告诉同事,自己是军人,不能侵占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能因为贪一点小便宜,把军人的形象毁了。施星灿不占国家的便宜,反而在国家有需要时总是竭尽所有。在利川市国税局,数十份捐款单清晰地记录着几十年来施星灿为贫困儿童、长江洪灾、汶川地震等10多万元捐款。

如今,斯人已去,但电影《武陵山上的星光》上映后,收获了很多观众的泪水,感动仍在传递。人们感动于施星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军人本色,感动于他清廉自守、克己奉公的高尚情操,感动于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就像电影开场那一幕,满头白发的施星灿在演讲台上说的那样:“共产党员这个称号,它比我的生命更重要”。他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了自己的庄严承诺。

左上图:电影《武陵山上的星光》剧照,施星灿和村民探讨烟叶种植技术。